



浓郁绿意扑面而来，千年文明即刻呈现；室外是中国的北国风光，室内仿佛是中美洲的热带雨林。日前，河北博物院携手墨西哥国家文物局推出“丛林圣殿——墨西哥玛雅文明展”。本次展览汇聚了209件/组玛雅古典时期（约公元250年至1000年）珍贵文物，引领观众穿越时空，探秘玛雅灿烂的历史图景与精神世界。

展览分为三个部分——神祇之境、尘世舞台、彼岸之谛，从信仰世界、权力结构到生命哲思，全方位勾勒玛雅古典时期的精神图谱与生活实景。中墨两国同为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，玛雅文明与华夏文明虽远隔万水千山，但在文明内核中存在着多方面共鸣。

来自中美洲热带雨林的千年文明亮相河北博物院

聆听玛雅与华夏的共鸣

观展·亮点

从美洲豹到吼猴各司其职

兔子被视为月亮的化身

玛雅文明的古典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秦汉、魏晋及隋唐时期。步入展厅，一件件内涵丰富、工艺精湛的文物静默陈列，传递出玛雅文明的厚重质感与蓬勃生命力。

在序厅部分，一件“美洲豹旗座”造型独特，在玛雅金字塔背景图片的映衬下，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神秘感。这件出土于奇琴伊察圣井的美洲豹旗座，承载了玛雅宇宙观中“冥界太阳”的象征。太阳在夜晚化身为一头通体斑纹的美洲豹，穿行冥界，以爪牙撕裂黑暗、以呼吸催动黎明，最终蜕变为重生的朝阳，融合了死亡、混沌与希望之意。

古代玛雅文明疆域面积约39万平方公里，大致相当于中国云南省，范围涵盖今墨西哥东南部、伯利兹、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部分地区。这一地区地貌丰富多样——南部火山高耸崎岖，北部平原雨林湿润茂密，景观涵盖干燥的沙漠、积雪的山峰、广袤的湿地与幽深的溶洞。每年5月至11月，大西洋信风带来丰沛降雨，万物葱郁生长，随后长达半年的旱季则使大地归于沉寂与枯竭。

据了解，动物是玛雅艺术中最常被表现的主题之一。玛雅人根据动物的栖息环境、特性与昼夜活动规律，赋予它们不同的象征意义，使其在信仰和宇宙中扮演特定角色。

在展览第一部分，兔形容器收藏于尤卡坦地区人类学博物馆（坎顿宫），兔子浮雕印章则来自卡洛斯·斐里瑟·卡马拉人类学博物馆，两件文物造型小巧精细，栩栩如生。在玛雅文化中，兔子是月亮的化身，并与掌管生育的月神伊希蒂尔相关联。这两件文物象征了丰饶与生机，既隐喻月相的周期变化，也昭示着生命轮回的神圣契约。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嫦娥玉兔产生了某种共鸣。

展出的猴形陶盆立体写实，这件文物塑造的是玛雅地区常见的吼猴形象，吼猴因其活泼喧闹的天性，被视为舞蹈、歌唱等艺术的化身。它也被尊为知识的守护者，通过文字将神的智慧传递至人间。在玛雅



各式人物雕像组成五层金字塔造型。

文化中，狗被视为人类忠实的伙伴，蛇象征生命的能量，飞鸟是神灵的使者、太阳的化身……对万物符号的认知，充分体现了玛雅人对自然的感知和敬仰。

陶塑玛雅众生百态

步入“尘世舞台”展区，玛雅人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。本次展览将49个人物雕像组成五层金字塔造型，展现出玛雅人的社会阶层。

古典时期的玛雅社会呈“金字塔”式等级结构。统治者与王室家族居于顶端，掌握最高权力；之下是为宫廷服务的武士、乐师与工匠等群体；广大平民则主要从事手工业、农业与建筑等劳动；最底层为奴隶与战俘，他们毫无社会地位，往往面临被奴役或献祭的命运。

这些人形小雕像出土于玛雅地区的科马卡尔科、荷奴塔与哈纳伊岛等地的墓葬中。它们身份各异、服饰多样，部分雕像还可见头骨变形或瘢痕等细节。这些陶塑形象依据不同社会阶层的典型人物塑造而成，包括衣着优雅的统治者与贵族、佩戴动物头饰与盾牌的武士、祭司、乐师和工匠等，生动再现了古代玛雅社会的众生百态。

河北博物院陈列展览部文博馆



象形文字石板。

玛雅文与甲骨文相比像个“细节控”

文字体系是玛雅文明最卓越的成就之一。各王朝运用文字进行了大量历史记载，并将其铭刻于石碑、祭坛、门楣等公共建筑之上，或书写于壁画、抄本及陶器的彩绘纹饰中。这些文本描绘了统治者的征战功绩与盛大仪式，叙述王朝创始者的存在与权力传承，它们也致力于记录时间与历法、神话以及一切有关时间的知识。如同一道光芒，玛雅文字照亮了这个古代辉煌文明的悠远历史。

本次展览就展出了玛雅的象形文字石板，刻有象形文字的石灰岩王座等珍贵文物。玛雅文笔画复杂，不仅有直线，还有曲线、点、圆圈

类似中国社稷崇拜 玛雅人自称为“玉米的儿女”

墨西哥国家文物局（坎佩切中心）藏人形玉面具（复制品）形象非常生动。这件玉面具出土于“蛇王朝”卡拉克穆尔城，其统治者尊称为“神圣的蛇之领主”。面具由玉石制成。微微张开的嘴代表通往洞穴的入口，即宇宙的门户；花型耳饰象征呼吸与空气，寓意生命的气息；顶部的拱形装饰代表神圣山脉，中间萌发出的两片玉米幼苗，则象征着统

治者将如玉米神一般获得重生。

玉米神是玛雅信仰中的核心神祇，以其兼具雄雌特质的美貌、华丽的珠宝饰物与卓越的舞姿而闻名，象征着美丽、青春与丰饶。在神话故事中，玉米神的生死循环与农业周期紧密对应：旱季结束时，玛雅农民将玉米种子埋入土中，象征将玉米神送入冥界，进入暂时的死亡。随后在英雄双子的协助下，他得以重生，以幼芽之姿破土而出，迎接雨水的滋养。

在玛雅文明中，玉米不仅仅是一种粮食，而且是构筑整个社会与宇宙观的核心元素。在玛雅的创世神话中，人类正是由玉米面团塑造而来，因此，玉米既是生存的根基，也是生命的象征。

在生产生活中，玛雅人以玉米种植为核心，建立了高度集约的农业体系。展览中展出两件来自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的石磨盘，则是这种日常生活的代表。玛雅人自称为“玉米的儿女”，玉米是他们最重要的主食。他们通常会将干玉米粒浸泡在石灰水中以软化并脱皮，随后加热煮熟，再使用石磨盘和磨棒将碱化的玉米粒研磨成粉，最后与水糅合成玉米面团。石磨盘与磨棒不仅是制作玉米食物的必备工具，同时也是重要的祭祀器具。

刘忻悦也提到了华夏文明与玛雅文明之间的共鸣，“两大文明同属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，玛雅神话中人类由玉米创造，玉米神是核心神祇，反映农业社会的根基。中国有‘社稷’崇拜，其中社为土地神，稷为谷神，神农氏教民耕种的传说同样突出农耕文明对谷物的依赖。”

本次展览的陈设设计同样极具视觉冲击力。河北博物院艺术设计部文博馆员王锋介绍，展厅里融入了大量玛雅纹饰与建筑符号，从整体的形式设计到文物展示、装饰等细节，整个展厅都能看到玛雅文明的印记，通过用色彩语言与生命之树相结合，直观地呈现了玛雅人的宇宙观念。整个展览就像一场“时空穿梭之旅”，希望通过这些设计，让观众在欣赏文物的同时，更能潜移默化地感受到玛雅文明神秘魅力背后的故事。

骨文笔画简单，多用直线，线条两头尖，像用刀刻出来的。圆润或转弯的地方常用两条直线拼成折线，显得棱角分明。因此，甲骨文像是象形文字中的“极简风”，而玛雅文更像是“细节控”。

金字塔 峰之作 塔中有塔记录历法

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，建筑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居所，更是文明精神的载体。作为美洲三大古文明之一，玛雅文明以其精湛的天文历法、数学计算和宏伟建筑闻名于世。

卡斯蒂略金字塔建造于玛雅文明的古典时期，位于奇琴伊察城邦（曾是玛雅古国最繁华的城邦）的正

中心，是玛雅城市文化发展到顶峰的产物。玛雅金字塔通常呈阶梯状，由多层平台叠加而成，四面陡峭，顶部平坦，建有神庙。玛雅人认为，金字塔的台阶象征通往天界的路径，而顶部的神庙是祭祀场所，是祭司与神明沟通的圣地。玛雅卡斯蒂略金字塔的内部还包含着另一座金字塔，两座金字塔分别按照太阳历和月亮历建造。外围的金字塔底座呈正方形，四个立面严格对齐东南西北四个方向，四面各有91级台阶，加上顶层的平台，共365级，象征玛雅太阳历一年的天数。玛雅金字塔的建造往往与城邦的兴衰密切相关。金字塔的规模、样式，甚至建造年代，不仅反映了城邦的实力，也反映了统治者的权力和地位。

李如意/文 邓伟/图



“太原市博物馆藏北朝隋唐文物展”在筑开展



“霸府名都——太原市博物馆藏北朝隋唐文物展”现场一角。

本报讯 近日，“霸府名都——太原市博物馆藏北朝隋唐文物展”在贵州民族文化宫（贵州省民族博物馆）开展。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3月15日，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历史文化之旅。

此次展览精选太原市博物馆馆藏近140件北朝隋唐晋阳精品文物，包括陶俑、瓷器、石刻等多个品类，结合娄睿墓、徐显秀墓等重大考古发现，设置了“巍巍雄镇”“惊世古冢”“锦绣名都”三大单元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展现晋阳作为东魏“霸府”、北齐“别都”及隋唐“北都”

的辉煌历史与繁盛景象。同时，展览还联动展示贵州同期风貌，以文物为纽带，呈现北朝隋唐时期民族融合、中西交流的生动图景，让观众直观感受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。

接下来，贵州民族文化宫（贵州省民族博物馆）将持续做好陈展服务与文物保护工作，深挖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价值，让更多文物“活起来”，为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。

（杜皓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吴宇文/图）

故宫精品文物在维也纳展出



观众观赏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文物。

新华社电 “美美与共——紫禁城生活美学”展览12月1日在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开幕，来自故宫博物院的76件精品文物展示了中国宫廷工艺美术的卓越成就。

本次展出的故宮文物主要来自18世纪，涵盖玉器、瓷器、漆器、珐琅、钟表等多个品类，大多是首次在欧洲亮相。其中御用玉雕、瓷器等珍品系统性呈现中国宫廷“器以载道”的审美哲学，彰显中华文明兼收并蓄、兼容开放的精神内核。

展览压台之作“铜镀金累丝嵌翠石三

镶如意”不仅展现了累丝镶嵌工艺的精湛水准，更因其“吉祥如意”寓意，为2026年中奥建交55周年致以诚挚祝福。

本次展览策展人、故宮博物院宫廷历史部副主任何欣说，维也纳是欧洲的文化之都之一。这次展览是很好的开端，架起了维也纳多瑙河与紫禁城金水河之间的文化桥梁。故宮博物院希望与更多国家的博物馆交流合作。

本次展览由故宮博物院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联合策划，于12月2日至2026年4月6日正式向公众开放。

75件南宋花器首度集中亮相



一件件深埋地下的南宋花器，本已支离破碎，却在文物修复师的巧手修补下，再焕光彩。近日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幕的“繁花艺技——南宋花器的修复与美学”展览中，共75件由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修复的南宋花器，首度集中亮相。

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胡利红说，宋代是中国古代瓷器技艺，以及花艺的高峰期，花器是两者的重要载体。首次集中展出修复成果，旨在让观众通过观赏花器，领略宋韵文化。

这批南宋花器是从杭州市区的多处遗址出土的，涉及大吉瓶、四季瓶、凤耳瓶等14个大类，来自越窑、官窑、龙泉窑、景德镇窑等多个窑口。胡利红说，它们代表着当时宋代花器的最高水平。

修复过程中需要“神来之笔”。比如，此次展出的一件“龙泉窑青釉凤耳瓶”，残片是在市中心出土的，而瓶身主体是在另一处遗址出土的，却能拼合在一起。

“让一件器身残缺且分埋两地的文物得以再生，弥合了历史的遗憾，这正是文物修复的一大意义。”胡利红说。

展出的南宋花器中，约四分之一来自德寿宫遗址。德寿宫是当时南宋太上皇帝居住的宫殿。胡利红介绍说，越窑青瓷在宋代逐渐衰落，但是遗址中出土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异常精美，堪称“越窑绝唱”。为了让观众更好地领略器物的原真之美，修复师未对补足的白胎上色，避免喧宾夺主，“文物修复有‘先不修、再修’的原则，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文物的信息”。

冯源 文/图



德寿宫遗址出土的越窑执壶。

窑执壶异常精美，堪称“越窑绝唱”。为了让观众更好地领略器物的原真之美，修复师未对补足的白胎上色，避免喧宾夺主，“文物修复有‘先不修、再修’的原则，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文物的信息”。